

愛國詩人易順鼎

魏子高

埋名且作「小啓王」

易順鼎字實甫，號眉伽，又字仲碩，別號哭庵，湖南漢壽縣人。他的父親易佩紳（字笏山）本是一個書生，投筆從戎以後深得曾國藩的賞識，同治二年，奉令督剿陝西一帶的捻匪。那時捻匪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部隊會合，聲勢浩大，易佩紳因為軍務繁忙，把家眷安頓在漢中城裏。不幸漢中城被賊兵包圍，形勢越來越險惡，經過四個多月的苦戰，終於淪陷了。在圍城危急的時候，順鼎的母親陳氏準備吞金自殺，將順鼎託付給一個姓馮的老婦人，後來佩紳夫婦雖然團聚，而這個被託付的孩子卻有整整一年的時間不知下落。原來這孩子被帶出城後，和所有認識的人都失去了連絡，混雜在洶湧的難民潮裏忽東忽西，正像一片小樹葉捲入澎湃的怒濤，隨着水波翻騰上下，衣服破了，鞋子掉了，臉上手上都是污泥，成了一個標準的「小乞丐」。

有一天，他躲在樹林裏，偷偷地張望着大路上逃難的人羣，希望能從中發現自己的母親或家人；忽然一隊兵馬衝過，馬上戴着黃冠穿着黃衣的武士，一眼瞥見這蓬首垢面襤褸赤足的小孩，覺得蠻清秀可愛的，便叫身邊士兵將他抱上馬來帶回營去，這黃冠黃衣的武士，就是太平天國的啓王梁成富。梁成富萬想不到

到這小孩竟是敵將的兒子，只因他聰明可愛，在他身上穿上了小黃龍袍，頸上掛着珍珠項鍊，而且選派幾名美女侍候，封他爲小王，於是「小啓王」的名稱傳遍了軍中。小小的易順鼎畢竟是機智的，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勢下是絕對不能吐露自己的姓名和身世的，既然做了「小啓王」，乾脆糊里糊塗地做下去吧！就這樣，跟着太平天國的軍隊到處流轉。

同治三年四月，「小啓王」被啓王帶到了湖北的應山，卻不期而遇清軍有名的勇將僧格林沁，僧格林沁以秋風掃落葉之勢，把強弩之末的啓王打得落花流水，「小啓王」又混雜在難民羣裏亂逃，逃到僧格林沁的軍營前面，身上的小黃龍袍還沒有脫下，清軍看見難民中有一個穿黃龍袍的小孩，以爲來頭很大，一把將他抓住，解到僧王帳下邀功。聰明的「小啓王」知道這是應該表明身分的時候了，便將自己的來歷一五一十的對僧王說明，僧王因此把他交給知縣朱伯巖，要他好好照顧，設法護送回家。這時的「小啓王」年僅五歲，在八月初回到漢壽老家以後，立刻寫了一篇「述難」的文章傳誦鄉里，被稱爲神童。

克岐克嶷一神童

易順鼎的被稱爲神童還不僅因爲上述的原因，他三歲能背三字經，五歲會作對子，有一天他父親問他：「『鶴鳴』對什麼？」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：「犬吠。」「『犬吠』又對什麼？」「猿啼。」「『猿啼』又對什麼？」「鳳舞。」父親說：「『鳳舞』更需要有好對了，該如何對呢？」他從容答道：「龍翔。」

「父親見兒子對答這麼敏捷，心中暗喜，也認爲他是一個神童。這神童不免有些詭誕，他說：王子晉第一次轉世爲王曇首，第二次轉世爲張夢晉，第三次轉世爲張船山，第四次轉世爲張春水，而自己就是這些仙人的後身。」

他十五歲補諸生，刻了一卷詩詞叫做眉心室悔存稿，其中有些詩句如：「眼界大千皆淚海，頭銜第一是花王。」「生來蓮子心原苦，死傍桃花骨亦香。」「寸管自修香國史，萬花齊現美人身。」「僕本恨人猶僕僕，卿須憐我更卿卿。」都流傳一時，稱爲才子。

十七歲中光緒丁丑科舉人，隨即北上參加禮部試，冒着大雪騎馬入南京城，遍訪六朝和明代的古蹟，以「金陵雜感」爲題，一天之內作了二十首七律，警句如：「地下女郎多豔鬼，江南天子半才人。」「桃花士女桃花扇，燕子兒孫燕子箋。」「如此江山奈何帝，誤人家國寧馨兒。」哀感頑豔，讀者爲之動容。忠州李士芬號稱能詩，讀了「金陵雜感」裏的一聯：「蔣侯死去留青骨，江令生還負黑頭。」說道：「何不將『青骨』改爲『青史』？」順鼎舉東漢蔣子文青骨成神以及孫權改鍾山爲蔣山的故事告訴他，士芬歎其淵博十分折服。王湘綺看了這些詩，尤其詫異不已，將順鼎和湘鄉曾廣鈞並稱兩仙童。

愛國書生淚滿巾

易順鼎一生所作的詩將近一萬首，每行踪所至卽以一地爲一集，而他最喜愛自豪的莫過於四魂集。

四魂集包括魂北集、魂東集、魂南集、歸魂集，另附魂海集。魂北集、魂東集作於光緒甲午、乙未兩年中日戰爭時期，魂南集是參加援台抗日時的作品，歸魂集、魂海集則作於從台灣回到大陸以後。他自己曾說

：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余自信此集（四魂集）爲空前絕後少二寡雙之作！」爲什麼四魂集是「空前絕後少二寡雙之作」呢？這是因爲國難當前，滿腔悲憤，奔走呼號完全出於愛國的至誠，長歌短吟都是表達心聲血淚，正如杜工部經過安史之亂，其詩更加淒涼悲壯一樣，所謂「窮而後工」就是這道理。易順鼎一生最令人敬佩的，就是他有這濃厚強烈的愛國情操。



愛國詩人易順鼎先生遺照。

光緒二十年（西元一八九四年）甲午一役，不幸我國戰敗，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，割遼東、台灣與日本人講和。順鼎上書清廷慷慨陳辭道：「遼東者，北洋之藩籬。台灣者，南洋之門戶。……倭既據我國內，且將取我民心；以利誘之，而桀黠者必爲倭爪牙；以威迫之，而驚弱者必爲倭魚肉。行見流民無所依歸，而西晉雄特之禍起；姦民相與勾結，而嬴秦勝廣之變生。歐魚爲淵，瞻烏誰屋，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人民，可守之山河。」可惜朽敗的清廷置之不理，順鼎遂決定到台灣，親自參加抗日的陣營，同時把自己愛國的心情，激昂的壯志，完全表達在詩歌上面。

在甲午戰爭爆發的前夕，易順鼎作了「感事書懷八首」詩，其中一首是：

哀哀諸公滿漢京，不應無計答昇平。已看東帝連西帝，猶自南兄倚北兄。

騎虎勢難今日下，屠龍計早昔年成。版泉涿鹿天王事，莫道皇家總厭兵。

詩中表明了對和議的指責，也表明了自己主戰的意思。這年十月他到南京晉見兩江總督劉坤一，獻詩以明志：

強鄰逐逐復眈眈，虎子須從虎穴探。率我八千新子弟，驅他五百舊童男。

夏人懾宋惟韓一，楚國亡秦祇戶三。今日湘軍盛天下，海東吹角達江南。

劉坤一當時奉命爲欽差大臣，北上督師，就派易順鼎和幕僚徐進齋、王紹言等，先行北上籌備。渡江到揚州的時候，順鼎又呈詩劉坤一，表明自己的期許：

廿年雙鬢久成銀，更向舟車閱苦辛。十萬甲兵雖滿腹，八千子弟未隨身。難將赤手回天地，獨有丹心動鬼神。國事艱危辰眷重，願公加意保松筠。

將渡黃河又作「卽事書懷」詩云：

尚存一息敢偷閒，為替爺征閱險艱。朝去黃河暮黑水，雲橫秦嶺雪藍關。生當火色鳶肩上，死不烏頭馬角還。壯志飢餐胡虜肉，長車踏破賀蘭山。

以後從天津到山海關沿途都有詩，這些詩不但充滿了沉痛的心情，甚至流露出為國犧牲的決心，如「榆關軍中」四首之一：

憂天弔古淚如何？精衛終填恨海波。阜帽遼東歸路斷，白衣易水哭聲多。秦城戍卒愁邪許，周道征夫怨委佗。太乙雲君湘女後，請賡山鬼國殤歌。

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，馬關條約簽訂以後，易順鼎從山海關回到北京，聽說台灣方面還有唐景崧、劉永福等不願向日本屈服，於是決定赴台，參加台灣的抗日運動。五月中旬，經天津、上海到了廈門。這時宣布台灣自立、防守台北的唐景崧，做了十天短命總統，已經溜之大吉，只有林朝棟、邱逢甲還守住台中，劉永福還守住台南，而易順鼎不願禍福生死，依然冒險要到台灣去。二十九日隻身進入台南城，劉永福起初不予理會，後來邀請擔任道台的官職。易順鼎對這位不識之無的黑旗大將軍，寄以無限的同情和厚望，作了一首「贈臺將」的詩，詩云：

魚龍草木畏威名，鷄犬桑麻慶再生。燕領虎頭班定遠，鯤身鹿耳鄭延平。

孤城斗絕三千里，一將強於百萬兵。耿耿丹衷惟許國，皇天應鑒此精誠。

順鼎對做道台不感興趣，卻自願領兵馳援台中，兼謀收復台北；結果因為籌餉困難，這志願無法實現。然後又計畫往南京、閩、粵各地請求援兵和糧餉，閏五月二十九日他回到了南京。當他在台南的時候，感於劉永福之忠義和時局身世的艱危，作了十二首「寓臺詠懷」的詩，鈔錄兩首如下：

寶刀未斬鄧文頭，慚愧炎荒此繫舟。泛海零丁文信國，渡瀝兵甲武鄉侯。

偶因射虎隨飛將，苦對盤鴛憶少遊。馬革倘能歸故里，招魂應向日南州。

天末孤城城上頭，登臨無地可銷憂。藤蘿蘆荻如夔府，薛荔芙蓉似柳州。

墜靈沈雲都入海，驚風密雨總當樓。大荒我有他年約，披髮騎麟再訪秋。

自從有了割讓台灣的羞辱承諾，滿清政府因為怕開罪日本，雖然明知台灣同胞激烈反抗，也只好啞子吃黃蓮，讓它自生自滅了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易順鼎回去請兵請糧，自然是難如登天，絕對不可能達到目的。不得已又懷着「寧可枝頭抱香死，不甘搖落北風中」的心情，七月二十九日再度冒死到了台南，希望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做最後的努力。但是這時候的台灣，民心雖然依舊沸騰，卻有回天乏術之勢，一方面台中、彰化相繼淪陷，一方面軍糧武器已到嚴重缺乏的地步，再加上軍隊漫無統紀，土豪劣紳乘機混水摸魚，劉永福縱有通天本領，獨木也難支撐大廈。眼看大勢已去，順鼎滿懷憂憤悵鬱，八月上旬又淒然地離開

了台灣。他的「別臺詠懷」詩是這樣寫的：

炎荒十日小盤桓，卓帽依然返幼安。照汗青詩文渡海，滿江紅曲岳憑闌。
遑求澤國持龍節，頗負邊人望豸冠。猶有伏波橫海志，書生戎服一登壇。
走南走北竟如狂，衝暑衝寒祇自傷。春露秋霜悲故國，炎風朔雪感天王。
胭脂坐會輸胡地，翡翠何曾賺越裝？總為死生難自了，人間天上兩高堂。

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易順鼎參加援台抗日工作後，朋友們以為他已死在台灣，有一位老友王以敏作了一副悽愴沉痛的輓聯來輓他：「奉嚴命，入危疆，天所棄，我所爭，報君即報親，開盤古億萬年孝子忠臣之奇局；踐前言，蹈東海，沒有為，生有自，獨清還獨醒，問光緒廿一載鐘鳴鼎食又何人？」後來順鼎見了，還以為可「比田橫之挽歌，愈炎午之生祭」呢。

獨標詩格逞詩才

易順鼎詩才綺絕，和同輩詩人樊樊山並稱「兩雄」。他的詩境變化無定，不像樊山到老不變，有人說他「無所不學，無所不似」，的確是事實。歷代詩人如謝靈運、杜工部、元微之、白居易、皮日休、陸龜蒙、李賀、盧仝等，他學什麼人就像什麼人的詩，而學得最像影響他最大的，是晚唐的溫飛卿和李義山。他的詩最講求巧對，王湘綺、樊樊山都頗不以為然，而他卻自詡為「自有詩家以來，要自余始獨開此

派矣！」認爲對仗工巧是詩的正宗，凡是開國盛世，作詩沒有不講求對仗的，初唐、盛唐和宋代的西崑、明代的高劉，都是顯明的例子；如果作詩不講對仗，詩風便衰敗，詩風衰敗國勢也跟着衰微了。因而主張「無工巧渾成對仗，竟可以不必作詩。」在四魂集中，有用成語虛字成巧對的，如：「江潭搖落樹如此，鷓鴣晨鳴草不芳。」「母兮顧復生成我，某也東西南北人。」「朝去黃河暮黑水，雲橫秦嶺雪藍關。」「謳歌恐不謳歌汝，笑罵還由笑罵他。」「蓼蓼者莪應葬我，離離彼黍不關卿。」他自評爲「渾灑流轉，獨開一派，突過前人。」有用成語爲句而平仄不調的，如：「相頭上冠將腰箭，母手中線兒身衣。」「其惟雲乎雨天下，何多日也露泥中。」「我徂東山別西土，王命南仲城朔方。」自評爲「成語對仗之工，古今無兩矣！」

恩施樊樊山在當時號稱一代詩伯，從不輕易稱許別人的詩，獨對順鼎「初至關中」詩傾倒至極，如：「翠華西幸周王駿，紫氣東來李叟牛。」「關百二重秦代月，宮三十六漢時秋。」「雲從武帝祠邊散，雨自文王陵下來。」樊山評云：「精麗無匹。」「何忍呼他爲禍水，尙思老我此柔鄉。」評云：「綺豔。」「流殘清瀾無情水，畫出阿房不霽虹。」評云：「名句。」「詞客有靈應識我，好雲無處不遮樓。河山北枕秦關險，故國東來渭水流。」評云：「巧匠運斤。」樊山對人這樣推崇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；然而順鼎並不滿意，認爲自己的詩連清初大詩人王漁洋也不如。他說：「余初入關中詩，精麗綺豔者寧止此。如『瑤池雪作簾前水，玉井花爲檻外峯。三輔黃圖天下壯，九州黛色此間濃。』」行人立馬羅敷水，仙客乘鸞玉

女祠。天地魂銷還有我，漢唐才盡久無詩。』……詩雖不多，而無一聯不簇簇生新，戛戛獨造。試向漁洋菁華錄中覓之，恐欲求如此之一聯，亦未必可得也。」

順鼎自恃才氣，加以素性恢詭，他的詩集裏除了巧對豔語之外，也有不少詭誕之辭，民國二年癸丑萬生園修葺長歌卽是一例（歌長不錄）。在早年時，王湘綺因這仙童（易順鼎）好名，寫信告誡他說：「好名，不獨好忠孝之名；卽母姊皆仙，白呂神交，皆是浮名。見諸行事，害不及人，故無妨也；筆之於書，有目共見，則生同異矣。同必有異，異則必損名，強爲無傷，人必傷之。」及後順鼎母親去世，自號哭庵，湘綺又規勸他說：「僕有一語奉勸，必不可稱哭庵。上事君相，下對吏民，行住坐臥，何以爲名？臣子披昌，不當至此。若遂隱而死，朝夕哭可矣。且事非一哭可了，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！」順鼎對這些勸告都置若罔聞，依然我行我素。中年以後，因爲宦場失意，常以玩世不恭的態度，藉詩詞發洩牢騷，十之六七都是麗詞豔句，以致有人說他誨淫。

哭庵老去黃金盡

順鼎在官運方面可說太不亨通了。三十歲時，以同知候補河南，又捐得道員，希望由此漸獲重用直上青雲；然而運途多舛，連續六年都鬱鬱不得志。於是自歎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五千道德粕兼糟」，棄官到浙江，訪詩僧八指頭陀同遊普陀山。又到廬山三峽澗旁修築琴志樓，有終老不出的意向。兩湖總督張之洞

愛惜他的才華，同情他遭逢不偶，特別招入幕中，又聘爲兩湖書院分教。但是順鼎「好爲恢詭，唐言無實」，和張之洞並沒有建立起深厚的感情。他曾以俚語爲詩調侃張之洞道：「三十三天天上天，玉皇頭戴平天冠，平天冠上豎旗竿，中堂更在旗竿巔。」之洞見了掀髯大笑，不以爲忤。

光緒二十八年，順鼎出任廣西右江道路過上海時，納了一名名妓爲側室。這名妓名花翠琴，本姓何，是上海鼎鼎大名的「四大金剛」之一，長身玉立，出落得楚楚動人，原籍蘇州，有「金閨第一美人」之稱。她隨着順鼎由上海而廣東，由廣東而上海而北平，朝夕相伴，形影不離，不但造成易家家庭的陰影，也影響了順鼎仕宦的前途。據說易順鼎被兩廣總督岑春煊彈劾，丟掉廣西右江道的官職，就是因爲娶了這美人的緣故。從此順鼎官場潦倒，一蹶不振，愁苦坎坷一直到死爲止。

順鼎被免官以後，性情似乎改變了些，行爲也不甚檢點，有人批評他：「或俳優畜之，而順鼎彌軼蕩自恣。」到後來更以歌場舞榭做爲消遣行樂麻醉自己的地方。樊山老人常常把那側室花翠琴做爲開玩笑的對象，贈以「好收側貳作蠻姬」的詩句，順鼎和韻道：「已辦腰刀思殺賊，未留鬢戟爲謀姬。」或問「謀姬」是什麼意思？他回答說：「謀字有二解：與姬謀，一解也；謀納姬，一解也。」聞者大笑不止。北平天橋是一個百藝雜陳、平民遊樂的場所，那裏有一個女伶馮鳳喜本不出名，順鼎潦倒京城卻因她「不辭日日走天橋」。十首「天橋曲」不但捧紅了馮鳳喜，更使她和紅得發紫的女伶鮮靈芝、金玉蘭、劉喜奎等分庭抗禮，轟動了故都藝壇。其中兩首寫道：

算人去後獨無聊，燕市吹殘八尺簫。自見天橋馮鳳喜，不辭日日走天橋。
哭庵老去黃金盡，鳳喜秋來翠袖寒。汝豈久寒吾速老，賴寒博得幾回看？

馮鳳喜因這詩而成名，天橋因馮鳳喜而更有名氣。但從這詩裏也可以看出易順鼎的處境是多麼窮苦，心事是多麼無聊。

順鼎一生最高的官職，在前清做到道台。民國成立後閒居北平，窮得不能過活，聽說袁世凱最喜歡他的次子克文，便乘機接近，常常和克文聚會談話，時人把他們比做楊修和曹植。有一天克文問：「君能屈志小就否？」回答的是：「枯魚入水，豈遑擇流？窮鳥奔林，烏暇問木？」於是克文推薦順鼎爲印鑄局參事，再升爲印鑄局長，這是在民國最高的官職。後來袁世凱氣憤死亡，克文流落南方，順鼎窮愁失意更甚，作了「買醉津門雪中」三絕句：

馬知餓死但高歌，行樂天其奈我何！名士一文值錢少，古人五十蓋棺多。

訪戴尋梅意略同，樓臺寂寞水晶宮。小車出沒飛花裏，疑是山陰夜雪蓬。
雪水斟來置竹爐，歌姬院裏著狂夫。平生陶穀韓熙載，乞食烹茶畫兩圖。

這是淒涼痛苦的呻吟，「士夫誦而悲之」。有算命的人告訴他：「壽不過五十九！」果然在民國九年

五十九歲的時候死在北平。

（選自中外雜誌廿一卷六期六十六年六月號）